

新幻界

安魂师

THE HUNTER
ANIMATOR I

中·篇·幻·想·小·说·精·选·集

新幻界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SICHUAN CHUBAN JITUAN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新幻界

新幻界 主编

安魂师

AN魂ER



四川出版集团
SICHUAN CHUBAN JITUAN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幻界·安魂师：中篇幻想小说精选集 / 新幻界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20-08180-4

I. ①新… II. ①新…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205 号

XINHUANJIE ANHUNSHI

新幻界·安魂师

——中篇幻想小说精选集

新幻界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插图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唐海涛
成都原谋设计工作室
popo 道莲 venom
古 蓉
徐 英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t@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08mm

印 张

8.75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180-4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624

序

韩 松

由《新幻界》编辑部主编的中篇幻想小说精选集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我国第一部由民间幻想团体策划、组稿、编辑并获得正式出版的大型科幻、奇幻小说集。它周身上下散发出强劲、热烈、纯正而独异的魅力。

幻想文学是一种高智力的读物，是一种在社会上越来越“酷”的、属于青春也属于未来的文学，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挑战并释放着现代人的思维潜力。回想起来，早在 20 世纪初，鲁迅、梁启超等精英就倡导科幻，要引领中国人“群以行进”。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幻想文学走过曲折的路径，发展壮大。进入新世纪以来，由朝气蓬勃的新生代接棒，迈入崭新的时期，渐现出更大的繁荣。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创作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幻想题材的网站、剧目、团队、期刊百花齐放，幻想作品的翻译、创作、编辑、评论如火如荼。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民间科幻、奇幻爱好者的大量涌现，民间科幻、奇幻团体的积极参与，构成了这一文学类型持续进步的基础动力。在他们那里，艺术化的科学，创造中的想象，多样化的未来，可能中的世界，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这些了不起的民间幻想爱好者，满怀改天换地的气概，携着移星摘月的勇猛，自己办网站，办沙龙，拍电影，画漫画，搞翻译，搞讲座，建组织，办协会，办杂志，还给他们喜爱的作者和作品评奖颁奖。这幅热闹非凡的景象，在主流文学界哀叹衰落的今天，是多么的值得羡慕。它不仅反映出了文学的新变化，也投射出了社会的大转型，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吹来了一股清新健康之风。这



里面,《新幻界》是佼佼者。

《新幻界》创刊于2009年4月,是一份以幻想文学为内容的电子月刊。编辑部所有成员靠对幻想文学的一腔热情,在工作、学习之余,十分“靠谱”地投入工作。他们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在幻想文学圈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创刊一年半以来共发布16期杂志,总下载量已接近9万次。不仅如此,《新幻界》还在2010年获得了首届中文幻想星空奖特别贡献奖的提名,成为中国幻想文学界的一大盛事。现在他们又组织出版了这本以中篇幻想小说为主的选集,为国内幻想作品提供一个高端的展示平台,以坚实的行动奏出了一曲理想主义的胜利赞歌,令人感佩,使人欣喜。

这部选集,酝酿已久,经过沙里淘金,由《新幻界》编辑部一批有识之士精心策划和编辑,选材及品质堪称独特上乘,成为当今中国幻想文学领域的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选集中,有硬科幻,有软科幻,也有风采各样的奇幻,可谓标新立异,打破了门户界限,又融为一体。入选的作者均属一流,既有获得全球华人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和中文幻想星空奖等奖项的资深作家,也有在科幻奇幻迷中名声响亮、拥有大量人气的后起之秀。他们谈天说地,纵横古今,穿越时空,作品想象力奇诡,故事曲折,语言生动,展现了幻想文学的迷人风貌,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生和世界的不同视角,不少作品还具有较为厚重的社会现实意义。其中一些篇章,汇聚了作者的个人生活体验,载寓了他们日常的复杂情绪,表达出了对当今快速变化世界的感悟。这一切使得这部小说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虽是幻想文学,却有一种极具震撼的真实感,与读者的心灵形成强烈共鸣。

幻想文学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在商业和物质的大潮中为我们提供了心灵的安慰和平衡,从密不透气的囚笼中解放了人们的思维 and 理想。海内外不少人士认为,全球幻想的下一个策源地就在中国。失去幻想,就将失去未来。如今,想象力的灵光正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闪耀,每一个想要走进新世界大门的人,都请不要错失拥抱它的机会!



目 录

001 序……………韩松

001 灵界摆渡人……………陈茜

039 安魂师……………自在天

092 九颜色……………郝景芳

154 游日本记……………梁清散

204 贞德别传……………马伯庸

269 《新幻界》总目录

275 编者的话





灵界摆渡人

文/陈茜

我能让死者回来。
在顺利的情况下。

“你必须得接活儿了。”莉说，“房租是不用交，但是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电话线和水电可就要掐了。”

“上次乱接活儿的后果——”我睁开眼睛，用下巴冲莉背后的那堵墙拱了拱，“所以，慎重是第一位的。”

莉长长叹了口气。

这间办公室的面积挺体面，且本层楼的其他两个单元也暂时归我们使用，不用交一分钱房租。上个月一声巨响后墙面上出现了一个人形的大洞，边沿被烤得焦黑，房东也没出面吱一声，我们原本担心他会要求我们承担维修费来着。

之所以能享受这样的优待条件，是由于我的职业：灵界摆渡人。房东指望我能压住那个十年前在这楼道里上吊的女人，别半夜出来拖着舌头到处溜达。他对我“作法”的效果很满意，生怕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宁静，所以继续让我和我的合伙人占据着十三楼的整层公寓。

是的，我能看到鬼，能跟它们交谈，一起坐下来聊聊。但是我

能妥当地完成的事情也仅限于此了。我是个糟糕的摆渡人，尽管莉永远不会当着第三者的面说出这点，不过墙上的人形洞就是明证。开业几年来，我们尽量挑选难度小的案子，一心巴望着我虽然受了五年专业训练水平却飘忽不定的招灵能力别出类子。

一家在废弃工业区某座烂尾楼里营业的招灵事务所，能吸引来的客户原本就不多，更何况我必须挑着接活儿。唯一出人意料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件：那就是我们居然撑到现在。要问我像莉这样的漂亮姑娘为什么没离开这个破窝，找个更有前途的工作，答案就是：我们毕业前她不幸嫁给了我，误上了一条不停漏水的贼船。

“也许我们该转行干点别的。”我开口道。

莉翻了翻眼睛。当我们发现今天似乎没有客户会上门时，便会把这个话题捡起绕一遍——换言之：基本上每天如此。

但她仍然无奈地开口配合：“你说我们除了跟死人打交道，还能干点什么？”

这时门铃响了。



当那个看上去楚楚可怜的姑娘穿过前厅进来时，我已经把脚从桌面抽下，放到了桌肚里。莉也从办公桌对面为客户准备的沙发椅上跳起来，坐到了桌侧，手持写字板和钢笔，一副准顾问的模样。

她站在门口，迟疑数秒，然后大步走到桌前，重重坐到沙发椅上，很果断，很有勇气——我只希望沙发里的破弹簧没扎到她的屁股。眼前的这位小女士不会超过二十二岁，身材小巧，脸蛋甜美，如果不是重重的黑眼圈和一身宽大的素色衣服，走在街上挺能招口哨的。

“你们是——”她开口问，声音像只刚哭过的蚊子。

“专业灵界摆渡人。我是成方，这是我的合伙人莉，她负责为



死者联系换身人。”我半站起身冲她点点头，介绍了莉。

“我，”她露出转瞬即逝的微笑，“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年轻。”

我也微笑不语。人们通常以为灵界摆渡人全是长须飘然的老头子，似乎只有那副长相才有足够资格处理生死之类的大事。眼下我没能耐反驳此种刻板印象，但愿我也能坚持到长出白胡子。

“我们有什么能帮助你？”莉问。

“我能否先问下你们的收费？”她说，垂下眼睛，没有血色的面孔红了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没有多少钱，我不知道——”

“当然可以。不过我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你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我说，“不同情况下收费也不一样，比如说招回一个死去三年的人和一个刚刚死去的人，死者是男人、女人或小孩，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收费。咨询免费。”看到她脸上的神情我又加上一句。

“一周前。我父亲是一周前去世的。”她说，“车祸。”

“唔。”我明白此时要做的只是等她接着往下说。

“那个人撞了他就跑了，没有报警没有通知医院，把他留在马路上等死。那个街区没有摄像头，也找不到证人。”

“你想找到肇事者？”我问。她猛点头，嘴唇紧绷，眼泪直流下来。莉起身拿了盒纸巾给她。

“好吧，我们能让你父亲回来，暂时性的，这点我们能帮助你。”我说，“不过有更多事情我们必须告诉你，你听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让你父亲回来，指认肇事者。”

她睁大眼睛，神情茫然：“那是白天，他肯定看到了——”

“第一，死者还魂所作的证词，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我们可以把死者从那边的世界暂时叫回来，附在某个人身上几天。你知道那是你父亲，但没有任何绝对的、客观的办法证明这点。没有法官会接受一个死者的证词，否则咱们的司法体系就崩溃了。你可以随便拉个人过来说他是凶杀案受害人的还魂身，指谁谁就是凶手。所以，即使你父亲回来了，你们找到了那个撞他的司机，也没有可能从法律途径获得什么赔偿。”

我喝了口水，有点不忍地看着她脸上逐渐加深的失望：“第二，

意外死亡的人，我们一般不建议让他们回来一次。”

“为什么？”她轻声问。

“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说。

看着一个人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进了另一个人的身体，紧接着被告知：你其实已经死了。我们叫你回来只是为了解决某些事，然后就送你回去。你又得死一次。

而所谓的待解决之事，九成是对那些活人才有意义的事。

这种经历的确不太令人愉快。于是常常发生还魂者与家人闹翻，或卷了换身人的身体逃跑的事件。

相反，寿终正寝的死者们，对“死”这玩意儿往往有了心理准备，对自己身后留下了什么事，需要儿孙花上一大笔钱请摆渡人让他们回来走一趟，也大概心中有数。他们会安安静静地处理完该处理的事情，得体地与每个人再次挥手道别。

“你的意思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去世了？他们在那边——”

“那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我摊了摊手，“不过老话是有道理的，入土为安。”

听着高跟鞋的咚咚轻响消失在走廊里，莉起身打了两个电话，然后重新坐到我对面。

“这次是谁有档期？”我问。其实这是我们之间的冷笑话，我们只有一个换身人。我数着一叠崭新的纸币，刚从ATM机里取出来，在女式小挎包里捂得热乎乎的——本月第一笔生意的定金。

“J。”莉翻开笔记本做了个记号。

“他还没死！”我惊叹。又是一个冷笑话。

“我觉得他会比咱们加起来活得还久。”莉笑。

J是我们的换身人。说起换身人，他们是为回来的灵魂提供暂居身体的专业户。这行风险高：还魂者只住几天，自然不会仔细照顾身体；而且被从阴间召回来的家伙很少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或身上没有麻烦事的，时常会出把借住的身体又弄挂了的故事；更别提那

些感觉没活够的灵魂，带着借来的身体溜到了天涯海角。

所以尽管收入不错，换身人却不是个好职业。J身患现代医学无药可医的少数几种癌症之一，背上长满了黑色素瘤，随时随地可能挂掉，所以他不怎么担心有人流连他的身体舍不得还，攒到的钱也能供他有生之年找点乐子。J跟我们合作了数年，倒越来越精神，一点没有要死的迹象。

“估计是保险公司。”莉摇着笔杆说。

“那姑娘的父亲上过保险？”

“那女孩子看上去经济绝对不宽裕。”

“宽裕的人哪儿会来找我们招灵？”我咕哝了一句。

“我们已经给她分析清楚了，让她父亲回来没好处。对死人没有，对活人也没有。”莉仰头看着天花板，“她不能从撞车司机那里得到赔偿，估计是意外人寿保险。她也许是找不到保单在哪儿了，或者是要一个她父亲的手迹签名。没啥钱的人要花上一大笔钱总得有个理由。”

“你就不能想象得美好些，比如说亲情，她爸死得太突然，她想再见他一面？”我抗议。

“当然有可能。但愿如此，否则明天的场面就好看了。”莉似笑非笑地看我一眼，“当着人家小美女的面，你可别出什么岔子。”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说，站起身从书架上拿下指导手册，那本从进学院初就随身携带的砖头书。莉已经溜进了厨房。我趴在桌上翻开书，心想：需要多少练习才够？

我只知道今晚必定是个不眠之夜。

不过抽屉里那叠新钞，至少能让市立水电局再容忍我们一个季度。



第二天晚上十点，那姑娘准时到了。

她带来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我们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叫杨帆。应我们的要求，她还拿来了她父亲的死亡证明，一张她父亲生前拍摄时间最近的照片，以及一个纸盒子。

“这样可以吗？”她将纸盒推过桌面。

莉正埋头填写招灵事件申请表格，复印证件。杨帆看上去对这套程序既好奇又带着轻微的反感：人们总把我们干的这行想象得太神秘太超现实，以至于看到填表格之类世俗事物时，顿觉失望。

我打开纸盒。昨天我要求她带来一些她父亲生前亲密接触的东西：比如说烟斗，比如说天天翻看的某本书，比如说随身带着的通信录之类。

要把死者从另一个世界叫回来，把某个特定的灵魂从灵界数以万亿计的茫茫光点中辨别出来，摆渡人需要一些特定的线索。这是一种技巧，或者说艺术。死者生前常常接触的物品上，会残留大量的个人信息。我得依靠它们完成摆渡人的工作。

盒子里有三件东西。

我看到它们时一愣，抬头望了杨帆一眼。她自从进来后便一直笔挺地坐在沙发椅上，此刻她的目光毫不闪躲地迎向我：有什么问题吗？

一款 MP3 播放器，连着一副金属色的耳机；一个电动刮胡刀。我拿起刮胡刀，把后盖拆开——我用的也是这款——里面还有些胡楂子。剃须膏的气味飘了出来。在一张白纸上，我把胡楂子磕出一些，全是黑色的。

还有一件东西，是串钥匙。我举起那支六棱柱形的指纹感应钥匙：“杨小姐，我能否问一下，您父亲去世时多大年纪？”

是电动机车的钥匙。我很难想象一个有二十岁出头女儿的中年人，骑着这种喷着橙色虚拟火焰的东西满街乱窜。

“三十九。”她说，歪着嘴角笑了笑，“我今年六月满十八岁。我出生时他还很年轻，而且我知道自己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他是个给年轻人设计装饰品的人，他身上的东西，都像是我们才会用的。”

我嗯了一声，点点头。

莉已经办完了官方手续，叫我和杨帆过去签字。我看了眼杨帆父亲的照片。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的男人，面目普通，和她没多少相似之处。

十一点左右，J到了。他还是穿着一年四季不换的黑色长风衣，进门后冲我和莉点点头，趴到桌面上签完他的一叠表格，然后窝到墙边的长沙发上，抄起本过期杂志翻起来，连看都没看杨帆一眼。

“就是——他？”杨帆悄声问。

“是的。”我说。

杨帆抿着嘴轻轻点头，不出声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秒针走动的声音清晰可闻。我摆弄着纸盒里的三件遗物，上面的信息时强时弱，不过特征明显：那个男人生前一定是个个性很强的人。我慢慢觉得有把握将他从那边的世界找出来了。

不过有好也有坏。个性鲜明的人都有自己的主意。如果他不愿意回来，我可能无法将他带回来。灵界摆渡人的行规是你不能违背死者的意愿。换言之，只能软言相骗，不能强逼。

午夜十二点即将来临。莉告诉杨帆，如果在整个过程中她能保证不出声，不分散我的注意力的话，就可以留在现场。杨帆作了保证。

我们将办公桌直推到墙角，把房间中央空出来。J扔下杂志，拖来两把椅子，面对面相隔一米放下。莉蹲下把一枝白蜡固定到地板中央。J坐到背对门口的那把椅子上，开口说：“把药给我。”

莉给他一个胶囊：“水？”

他摇头，往嘴里一扔吞掉了。

“行规。”我回头向杨帆解释，“死者不能长期停留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给他们三天时间。这种药物能控制死者回来的时间。”

“如果死去的人不愿意回去——”

“三天后，这种药会让他觉得还是离开的好。相当痛苦，但对

身体本身是无害的。不是我们不相信你或你父亲。每个客户都是一样的。行业规定。”

“我理解。”杨帆说，“十二点开始？”

我点头。坐到了J对面的椅子上，正好能看到对面墙上的挂钟，分针与时针形成的剪刀形正一点点地合拢。

十一点五十八分。

我努力不去看挂钟下面焦黑的人形墙洞。J半闭眼睛，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脚尖轻轻打着拍子。他对死者的世界来说已是常客，也许正在考虑轮到找哪些死人牌友把上次的赌资赢回来。灯熄了，只留下地板中央一支蜡烛的微光。莉和杨帆贴墙站着，她俩的身形模糊一片。



十二点整。

我拉着J的灵魂离开了。合作已久，他一声不吭地紧紧靠住我。生者世界的一切景致瞬间瓦解殆尽，我们穿过那些碎片，灵界的微光在天边闪耀。遥不可及。

我感觉不到J灵魂的重量，感觉不到附在双手上的杨帆的父亲的信息，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连黑暗都没了。

在界河之中。

第一次穿越两界回来后，学院的老师说：“有胆量再去一次的留下，不想再干的请走好。不退学费。”第二天，来上课的人少了三分之一。我甚至没有告诉过莉，我喜欢在界河中的感觉，时间与空间无穷无尽，自身和万物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不能在界河中待得太久。灵界如潮水般的吸引力一浪浪扑过黑暗的边缘，活人世界在另一面时隐时现，两种力量此起彼伏，从宇宙开始即存在的抗争。我，和我所带着的灵魂，像在巨形海浪夹击下的一叶小船。一次次接近死者的世界，企图靠岸。暗流一遍遍将

我们席卷而去。

要有耐心，同时要赶在体力消耗完之前到达另一世界。别与界河的力量相争，要利用。我开始感觉到J灵魂铅块一般的重量。又一波浪潮涌来。

“你有没有想过把我扔到河里不管了？”J问。

“每次都想。”我说，“但想到违约金太贵了，赔不起。”

我们筋疲力尽地躺在死者世界的土地上。漫漫沙地上有不少刚从界河挣扎上来的摆渡人，其中不少是熟人，我们互相远远点头打招呼。今天风浪可真够牛的。

休息够了，我进城，J留在沙地上。

找到杨帆的父亲没费多少事。我手头有足够的信息辨认出他。

死者可以保持他生前最喜欢的形象，所以死人世界的居民基本上外表全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必须承认，看上去挺赏心悦目的。只是看多了也有些单调。

杨帆的父亲未能免俗，我找到的是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他正坐在某家茶室里，用一份当月报纸挡着脸。没有同伴。

我在他对面坐下，说了还魂的事。

他点头立刻站起身要跟我走，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

但愿一切顺利，我心说，带着他穿过死城。

我要把他带回活人的世界，把J的灵魂暂时留下。

最关键的一步，最危险的一瞬间，是我们交替离开时。

而我往往在那一刻出毛病。截至那一刻前，我原本是学院里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我能毫无畏惧地驾驭界河的巨浪，可以嗅觉发达地在死者世界找到该找的人。我还有一个亲和力和沟通能力都能打满分的搭档，来协调客户和换身人。她就是莉。

我们原本前途无量。

只除了这一步。



灵界摆渡人的行业规则很多。唯一一条必须遵守的死律是：一命换一命。

因为这是自然规律，就像地心引力，就像人终有一死。死者世界和活人世界的力量平衡。要带走一个灵魂，一定得有另一个来填补他或她留下的能量空位。

交接的一瞬间，像在一个原本满溢的杯子里取走一滴水又倒进一滴水。不能引起让水面剧烈波动的振荡。

数年的训练，天赋，加上好运气，灵界摆渡人可以做到。我不知在哪个环节差了那么一点。其实每个摆渡人或多或少都会出些岔子，只是我的频率未免太离谱了些，引发的后果也往往太惊人了点。

希望这次一切顺利，我拉着杨帆父亲的手，趟入界河河水。J的面目在沙地上模糊成一个小点。



声音，光线，渐渐回归。

“我在哪儿？”J问。语调古怪。

不，现在是杨帆父亲在J的身体里发问。他还不习惯用这副声带。

“嗯？”我应道，脑袋里还一片麻木，嗡嗡直响，四肢无力。每次刚从灵界穿越回来都会如此。地板上的蜡烛已烧成了一团烛油。很好，房间里没焦糊味，没火，也没多出什么咆哮的怪物。终于一切顺利，画十字，佛祖保佑啊。

还魂者摇摇晃晃站起来，撞倒了椅子。杨帆没有立时迎上去，她靠在莉身边，像个受惊吓的孩子。人总是不能在第一时接受死去的亲友换了副面目重新回到他们身边。

让他们慢慢核对生活细节吧。有三天时间呢。